



世說新語補卷第二十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尤悔

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魏畧曰丁儀字正禮

沛郡人父冲宿與太祖親善儀有文才太祖辟為掾以問五官將五官將

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

如與伏波子懋。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樵

子懋太祖以女妻之即清河公主魏畧曰懋字

子林惇仲子也文帝少與親善及即位以為安

西將軍都督關中太祖從之尋辟正禮為掾及與論議

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

如何况但眇是兒悞我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閣共司

王安得為人
后所以不哭也

棊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

而進王弗悟遂裸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

帝預敕左右毀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湏

臾遂卒。魏畧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下太

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演兒

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

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

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

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

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

弟植之罪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討

長沙王又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

孟玖求為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致聞此怨雲與志

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攻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

不開惡之明日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幅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

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于寶雲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

雲見寤三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八王故事族無遺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

由奉縣郊外野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弟共遊於此十餘年吳郡圖經曰華亭本

縣地天寶十年置可復得乎都督聞警角

因華亭谷為名

世說新語

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陸平原在洛夏月忽思齋東頭竹篠中飲語劉

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王導温嶠俱見明帝帝問温前世所以得天下

之由温未答頃王曰温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

陳之王廼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

同已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

者是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朕安得

長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詭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度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漪說敦曰。

至云註以為丞相
解紛

劉云初不自知才
品功業所稱二千
石不自足以操死

尋陽

周顛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衆。視近日之言。無慚懼之色。若不除之。彼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淵。顛初漪為臺郎。淵殷上官。素有高氣。以漪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程在周之風。束帶躡履而請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復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援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

世紀補

其流通。詢之朝野。僉曰。足下。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王云非註幾不知馬頭作何語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箇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為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樛蒲。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淚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箇披衿。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懷愴之深。言何能盡。

云思曠如此復足道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篤疾。阮氏譜曰。牖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為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

王云註理高但人情未可必

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阮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感歎。夫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劉云此等較有俯仰大勝史筆王云曲盡奸雄語態然自非常人語

桓公卧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汰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

人云文景司馬師兄弟也

邪續晉陽秋曰桓温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卧對親條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眾莫敢對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

代已遣道人竺僧憊齋寶物遺相王寵幸媒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曾講

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玄意色甚惡

孔熙先與范曄同逆下獄被責望風吐欵辭氣

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

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

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

宋書曰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父不調初熙先父默之為廣州刺史

以賊貨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以曄志意不滿欲引之與曄戲

故為不敵輸物甚多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申莫逆之好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

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遂同構逆謀會徐湛之上表告狀詔

收並皆欵服

陸鴻漸與常伯熊皆精茶理范攄雲溪友議曰鴻漸嘗為茶論說

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麓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宋

祁隱逸傳曰羽著茶經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李季卿宣

世說新語

處士為宣慰
煮茶風味固
自不佳

慰江南

劉昫唐書曰李季卿丞相適之子也弱冠舉明經頗工文詞代宗時拜御史大夫奉使江淮宣慰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

至臨懷縣館或言伯

熊善茶季卿請為之伯熊著黃帔衫烏紗幘手

執茶噐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

為歡兩杯既到江外復請鴻漸為之鴻漸身衣

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

畢命孥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遊江介通

狎勝流及此羞愧遂著毀茶論張又新煎茶水記曰李季卿刺

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懽因過揚子驛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

聞名矣况揚子南零水又殊絕命軍士挈瓶深詣南零俄水至陸曰非南零者傾之至半陸遽曰自此南零者矣使大駭曰某自南零齊至岸舟蕩覆半挹岸水增之處士神鑒其敢隱焉李與賓從皆大駭愕李因問歷處之水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筆口授而次第之

紙漏

陳壽將為國志晉書曰陳壽字承祚巴西西安漢人少師事譙周仕蜀為觀閣令

史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沉滯者累年張華愛其才以為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孝廉除佐著作郎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

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為立傳文士傳曰

丁廙字敬禮少有才博學洽聞建安中為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苗侯天性仁孝發

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賢才。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或實天命。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為嗣。何如。廙曰。此國家所以興衰。天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朝一夕。况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頃臾。垂時論以之於萬世也。廙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時論以此少之。晉書曰。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其善叙事。亮誅譖。疑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作諸葛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梁州是敬禮子。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丞相居冶城。故丞相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開。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按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

創云下飲謂設茶
七人才失志此此
甚多

王云彭蟻食之乃
不吐此便非實錄

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

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

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

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琨少府卿

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蔡司徒渡江見彭蟻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

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

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矣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蟪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

曰蝓蟬小者勞即彭蟻也似蟹而小今彭蟻小於蟹而大於彭蟬即爾雅所謂蝓蟬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如廁見漆箱盛乾

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

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盥盛澡豆因倒箸水中

而飲之謂是乾飲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死

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

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

雖不及作荆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殷氏譜曰。

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

腰不解帶。彌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般病

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也。大雅詩也。毛公

注曰。谷。窮也。

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諸公素與周旋。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

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溫曰。承胤好賄。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非事。令人視之。

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詣賈。晉書曰。劉胤字承胤。東萊

掖人。美姿容。善自任。過交結。時。名。著。海。岱。間。王敦素與交。請為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持疾不視事。作敦意出。為豫章太守。咸和初。加散騎常侍。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位任轉高。於豪

日甚。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後為郭默所害。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哀第二子。年三十三。正。

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

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為中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為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為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王云意氣二字甚新

劉云如此語不為也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秦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鯁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光祿禰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

與王獻同廢為庶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懸磬之室何得異物耶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超宗父也

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南史曰敬容職任隆重而淺於學術

祖孝徵放縱不羈。北史曰。祖挺字孝徵。瑩之子也。神情機警。詞藻道逸。起家

秘書郎。性疎率。不能廉慎。嘗守倉曹。受山東課

輪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疋。令諸姬擲擲

捕。調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為娛。遊諸娼家。與

陳元康。穆子容。任胃。元士亮。諸人。為聲色之遊。

曾至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壘二

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孝徵懷中探得。聞見錄

武嘗宴僚屬。於坐失金匝羅。竇太后令飲者皆

脫帽。果在孝徵髻中。見者以為深耻。孝徵怡然

不。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爾雅曰。杜若。土鹵。廣雅

杜若。生南。郡漢中。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眺詩云。芳洲

生杜若。眺懷故人詩曰。芳洲。乃委坊州貢之。本

有杜若。可以贈佳期。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眺詩誤。

華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

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

褚遂良。唐書曰。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博涉文

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貞觀

中。歷秘書郎。諫議大夫。中書令。前後諫奏。多見

采納。高宗冊立武昭儀。固執不從。貶潭州都督

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賜遂良。使者由

正門入。亮出曰。渠自有門。唐詩紀事曰。褚亮。字

希明。錢塘人。警敏。工

為詩。貞觀中。為散騎常侍。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宮城西開弘文館。與房玄齡等。並以本官為學

元絳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故名絳。故云。吏

悚而退。東都事畧曰。元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舉進士。除著作佐郎。出知鄆州。召為翰林學士。卒。

謚章簡。

韓景是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為

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蔡中郎獨斷曰。永安七年。建金根。耕根。諸御車。皆一轅。或四馬。或六馬。金根箱輪皆以金。兩臂前後刻金。以作龍虎鳥龜形。景以

為誤。悉改為銀。唐書曰。愈子景。亦登進士第。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眾

迎謁。漕一見即怒。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

尚敢來見邪。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

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

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

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為

溫公。東都事畧曰。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位至丞相。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學無所不通。卒。贈溫國公。謚文正。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

世言補 卷三

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為笑。宋史曰。

太皇太后臨政。起光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

如抹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

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

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

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問。士則禍作矣。

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

然。至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

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斷棺。帝不許。乃令奪贈

謚。作所立碑。追貶崖州司戶參軍。蔡京擅政。復

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石上

安民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

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

也。有言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

乞免鑄安民二字於石末。聞者愧之。

金主亮南侵。金史曰。廢帝海陵廢人。名亮。劉錡

傳曰。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

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

命葉義問視師江上。宋

史曰。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

進士。官吏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

義問素不

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

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

宋史曰。劉錡字信叔。德順

軍人。瀘州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張浚一見。奇其才。以為涇原經畧使。擢江東路副總管。江淮浙西制置使。禦金師。屢戰克捷。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

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

惑溺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魏畧曰。建安中。袁紹為中。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始鄴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歿矣。遂納之。有子。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祭別傳曰。祭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於是聘焉。容服惟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暇往。嗒祭。祭不明而神傷。暇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祭曰。佳人難再得。願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二十時年二十九。祭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祭雖福隘。以燕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

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

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祭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祭滅於是九

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賈公闓克別傳曰克父逵晚有子故名曰克字公闓言後必有克闓之異後妻

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克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克喜踊克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遙望見謂克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

劉云周歲也

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高朗知后無子甚憂愛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誨

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克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按傳揚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愍懷豈當縱其妒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忘之

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

世言補
此言詩小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如忌。則子孫衆多也。

韓壽美姿容。賈克辟以爲掾。克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咏。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脩音問。及期往宿。壽躑捷絕人。踰墻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楮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專。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自是克覺女盛。自拂拭。說賜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

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散。蓋此香也。克

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

通。而垣墻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

盜。令人修墻。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

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踰。克乃取女左右婢考問。

卽以狀對。克秘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卽

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妻賈氏。故世因傳是克女。

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聊之甚苦。婢固

世言補
廿七

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子服淫。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性洽。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盡須臾噉盡。

劉邕。南史曰。邕。穆之子。襲封南康郡公。愛食瘡痂。以為味似馥。

魚。穆之傳曰。邕嘗詣子孟。靈休先患疥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脫。

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

何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

山賊水淫

不足。人稱為水淫。梁書曰。何佟之。字士威。廬江人。豫州刺史。憚六世孫。祖

劭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

二百篇。畧皆上口。起家揚州從事。仍為總明館學士。仕梁。至尚書左丞。

玄宗不好琴。嘗一聽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

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段安節樂府

好羯鼓。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此伎。時戴砮絹帽。子上安葵花。曲終。花不落。黔帥南卓有羯鼓錄。具述其事。

其事。

李納性辯急。酷尚奕棊。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

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棊具陳於前。納覩便

欣然改容。取子布笑。都忘其恚。

唐書曰。李納。平盧淄青節度使。

正己之子。代宗時。正己遣將兵備秋。召見。嘉之。自奉禮郎。超拜殿中丞。侍御史。兼總兵。正己卒。統眾為亂。為劉洽所敗。計。蹙歸順。詔加檢校工部尚書。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眾。嘗宴於錦

江。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

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恐

凍而歸。

米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

畧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

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矣。因大呼。據

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宋史曰。蔡攸。字居安。京長子也。除秘書郎。加龍圖學

士。兼侍讀。史局。官僚百人。多三節雋遊。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情不知學。士論不與。靖康元

年。安置永州。

仇隙

獻帝嘗晏見孔文舉與郝鴻豫。

司馬彪續漢書曰。郝慮。字鴻豫。

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

問文舉曰。鴻豫何所優長。文舉

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鴻豫舉笏曰。融昔宰北

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文舉互相短長。范曄

漢書曰。操以孔融論建。漸廣慮。鯁大業。郝慮承
 望風旨。以徵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讐怨。操書激
 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
 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殺身為君。破家為國。
 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晁
 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
 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
 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
 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
 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鈞之虜。夫立大操
 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
 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
 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嘆。鴻豫名實相
 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
 文舉。竒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
 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
 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三君
 群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

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
 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
 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
 以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
 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
 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况無彼人之功。而敢
 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晁錯。竊位為過。
 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慚懼也。朱彭寇
 賈。為世壯士。愛護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
 劣。猶昆蟲之相噬。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
 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
 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勝下之負。榆次之辱。
 不知貶滅之於已。猶蚊蚋之過也。子產謂人心
 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
 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瓠。
 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他者奉尊嚴教。不
 敢失墜。祗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穀。不
 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

世言補
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千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又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又憾潘岳昔

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吏給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

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皆斬之。初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石先送

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

英雄。卿復何為。潘曰。後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

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識。

劉璵當即劉輿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

欲默除之令作阮阮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

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

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

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

劉粲晉紀曰琨與兄璵皆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東亭與王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

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

終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左丞相陳平平曰

議平平日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此日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歿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

標所執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

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為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欲載

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

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

譜曰。桓冲後娶潁川庾茂女。字姚。晉安帝紀曰。脩少為士。所侮。言論常鄙之。脩深憾焉。密有圖。玄之意。脩母曰。靈實視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圖。脩乃止。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承。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為中宗湘州

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承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銘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承為軍司馬。承嘆曰。吾其成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承赴義。敦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承赴義。敦遣從母弟魏入攻承。王廙使賊迎之。薨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諡曰愨王。

雖愨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稱。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承子也。才器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

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

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

世將。司馬氏譜曰。承娶南陽趙氏女。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

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

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謝玄暉頗輕江祐。南史曰。祐。字弘業。濟陽考城人。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麟。司

徒右長史。祐仕至侍中。中書令。受遺輔政。為東昏所誅。祐嘗詣玄暉。玄暉

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復停。祐問其故。云。

定復不急。祐以為輕已。南史曰。祐嘗與弟祀。劉渢。劉晏。俱候眺。眺謂祐

曰。可謂帶二江之風流。後遂構害玄暉。南史曰。東昏失

德。江祏欲立始安王。致意於眺。眺自以受明帝

恩。不肯答。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

及祏。構而害之。暴其過惡。收付廷尉。

顏平原司馬光通鑑曰。真卿為侍御史。楊不容

於盧杞。杞將出之。平原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

唐書曰。杞父奕。天寶末。為東臺御史中丞。父子

三繼。清節不易。十四載。安祿山犯東都。人吏奔

散。奕在臺獨居。為面被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

舌。舐之。公不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

骨。劉昫唐書曰。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

奕。御史中丞。安祿山陷洛陽。奕遇害。杞以門

蔭。解褐率兵。徵為御史中丞。時尚父子儀

病。百官造門。皆不拜。儀至。杞至。儀悉屏去。獨

隱。几待之。家人問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

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及居

史大夫。旬日。為黃門侍郎。

戊子冬十一月三日閏終

新說新語補後

嘉靖中華亭何元朗氏雅以博洽著
稱其所輯語林上溯漢魏下逮勝國
三史之外益以釋官小說掇其佳事佳話不
門比類以擬於臨川之世說要其所擬亦河汾
之子洙泗耳無論宋以後事蕪澗而難
入也隋唐諸君子有序語合作者其人者
以危風致之模寫者即所載司馬家一

代事辭往、據拾臨川所棄大官餘卷耳
故愚嘗謂千載而有臨川、不復能欲世說
矣。家弇州先生取何氏之書、或為其子、馴
雅者理中清者節、取之附諸世說、以補臨
川所未備、使人讀之、宛然而接臨川之清
狂耳。聆劉訥之奇理、目觸王謝之淋浪、
忘其為晉、以後事矣。此曷以故。何氏拙于
於富、奔州巧于見長也。余往歲負瀆中

臧性之譏、嘔血數升、神氣都損、嘗得此編、
時置案頭、以當枚叢、友人張仲立、秦汝約、
數相慰存、見而賞焉。將分校刻之、余病
事果於校、注之任專、之仲立、雙言對、則汝
約預有勞焉。夫孝標一注、號稱詳、瞻然
皆二百年間語耳。其人可指數、而事可臚
列也。况乎大江以北、文獻無徵、孰王謝諸
家、乘則思過半矣。仲立素瓌瑋博稽

羣籍多所訂訛以相發明豈惟於博雅
之士有裨哉即何氏歸忠臣而臨川稱
冢嫡可也是歲乙酉春三月既望瑯
琊王泰亨識



